

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陈 冲

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瘤，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她拍我的手因风湿性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



著名药理学家张安中

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制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 and 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



陈冲和母亲张安中

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两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

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

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

都会有这样精辟的评论的。慢慢地，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有工作了？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

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 85 岁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 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首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十五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钢、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 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 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得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大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念仙台

小黑

五年前的 12 月初有幸行到仙台。从东京坐火车到达仙台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气温明显降低，站台前那一树火红的枫叶在暮色中熠熠生辉。第二天我特地回访，那枫树在蓝天白云下愈加亮丽。如今一想到仙台，就想到那树枫叶。当然，最怀念的还是鲁迅先生故居和鲁迅的“隔代”故人。

每个到仙台的中国人都会惦记先生故居，我也不例外，特意留出半个下午，在明日香寿川（Asuka Jusen）先生的陪伴下寻访了鲁迅旧居和纪念碑。明日香是日籍华裔，听说他的舅舅早年与鲁迅先生有过一些出版方面的工作关系，因此对先生的感情也不一般。鲁迅先生的旧居是先生当年在学校旁租住过的小屋，一座朴素的日式二层木板房，一层几户陷于地下，先生当年居住在二层。木屋处在遗世而独立的状态，四周的房子都翻新了，从材质到样式都有变化，唯独这一座与众不同。门前有一块细长型石碑，刻着“鲁迅故居跡”字样，据说是郭沫若先生的手迹。初冬的树干伶仃，残留的黄枫叶半绕着陈旧的板房，清冷孤寂。我们默默地伫立了一阵。

随后，明日香带我们走进了落叶满地的东北大学。这所大学的史料馆里特别设有“鲁迅纪念展示室”，可惜时间晚了无法入内。不远处的草地上有先生半身像——标志性的直立头发、一字胡须和坦然凝视远方的目光。旁边也有一座石碑，上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跡”。晚上去明日香先生家做客，看到书架上摆放着的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的《吴朗西先生纪念集》，再和他及友人们在中文、英文和日文交错中聊了一个晚上，终于深入了解了明日香先生父辈的故事——跟鲁迅先生真的很有渊源呢。

吴朗西先生（又名吴文林，1904–1992）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和翻译家，是明日香先生的大舅。吴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九一八”之后毅然回国，先担任编辑，1935 年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任社长，巴金先生为总编辑。这个小小的初生的出版社成为鲁迅先生后期最信赖的出版社，两人由此也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其实吴先生在 1934 年 10 月就出现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牵线人是茅盾：“吴朗西邀饮于梁园，晚与仲方（注：即茅盾）同去，合席十人。”正式介绍鲁迅先生在文生社出版书籍的人是鲁迅先生的助手黄源先生（又名黄河清），后者与吴先生在日本时就熟识。由此，鲁迅先生翻译的《俄罗斯的童话》（原著高尔基）单行本由文生社于

1935 年 9 月发行，成为该社出版的第三本书。后来，黄源建议出版的“译文丛书”在原商定好的生活书店出版社遭遇波折，索性转由文生社接手，而这套丛书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原著果戈理），于同年 11 月出版。由此吴先生、文生社与鲁迅先生就直接联系起来了。

在随后不多的日子里，鲁迅先生在文生社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集《故事新编》，为“文学丛刊”第一辑第一册，于 1936 年 1 月出版，这无疑为该丛刊奠定了一个辉煌的起点，最终“文学丛刊”发行 10 辑 160 册，成为我国出版史上册数最多的现代文学丛书。更为难得的是，鲁迅先生编印的《阿勒惠支版画选集》缩印本于先生逝世前三天由文生社赶印出来，先生非常满意。这也就成了鲁迅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此外，先生十分体恤新生出版社的困难，于 1936 年 5 月在这里自费出版了《死魂灵百图》。可见最后这一年，吴先生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

明日香说，鲁迅先生之所以钟情于一个新生出版社，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吴先生之学养品行。吴先生于东京上智大学主修德语和德国文学，对国外版画和漫画有特殊的爱好，与鲁迅先生不谋而合。文生社由于吴先生和巴金先生的操持，充满了人文味道，超越了商业性出版社的天然属性，鲁迅先生甚为放心。最重要的，按照黄源先生的话说：“吴朗西给鲁迅出书的时候，绝不仅仅是为了盈利，主要的还是尊崇鲁迅、敬重鲁迅……吴朗西和文化生活社是真正诚心诚意站在文化工作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鲁迅服务、尽力的。吴朗西是一个文化人，他创办的文化生活社，同巴金一起编印书籍，是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在支持文化进步事业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设有吴朗西书屋，通过展品可以对吴先生有更深入了解。

在编印质量上，吴先生也是精益求精的。出版《死魂灵百图》平装本之后，鲁迅先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在试制《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样版时，吴先生提出多种方案，随时征求先生意见，最终使作品完美呈现。拿到样书第二天，鲁迅先生就出门赠送友人，受了风寒而气喘复发。为此，吴先生自责、抱憾终生。从目前留存的“译文丛书”看，文生社书籍设计大都是 29 开本，古典典雅方正可爱，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好。

抗战全面爆发后，文生社移师重庆，战后重返上海。1954 年文生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吴先生担任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再后来，新文艺出版社发展成今天的上海文艺出版社。
明日香先生现为东北大学教授，著作等身，且与鲁迅雕像日日相见。他说，他总感觉到鲁迅先生的眼神是活着的，每当他有一点松懈懒惰时，先生的目光就会十分严厉，好像看透了他的心。迎着这目光，明日香总想问：是不是鲁迅先生您也以这样的目光与我的大舅吴朗西交流？能不能告诉我，当年你们有怎样的心情思念，你们梦想的是什么样的社会？

五年已经过去了，疫情隔绝了我和友人们的更多交流。时时想念着仙台的鲁迅先生旧居、塑像和故人，也隔空感受着先生既严厉又平静的目光。

我的家乡四季分明，季节总是依时而来，从不拖延或者提前。它遵守时序的精确度，令我记忆深刻。这或许，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那个村子，据母亲讲，起初只有几户人家。四面被苍翠野性的山包围着，中间那个平川地带，就是我们的生存之地。人称“嘎亥图高勒”，这句蒙古语意思是：野猪河。

一条河流的名字，成为家乡代称，想起来很有些意韵。童年的我们，都曾赤条条游于它的清波里，像初生的婴儿。北边的山，高而且险峻，总是发着青岚色的光。它，东西连绵，一如屏障，在家乡的上风口巍然横着。它就是大兴安岭支脉的罕山高地。有了它的呵护，季节的变换便稳定起来，四季才有四季的样子，不会走样。此言我信，说北方的风，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日千里奔于浩荡旷野，尤其到了冬日。但到了罕山脚下，便会温顺起来，变为一匹走马，风势减弱，吹击面颊，不会那么生疼。即便如斯，也改变不了它的魔幻脾性。在它的作用下，山水田野，甚或农家升起的缕缕炊烟，也都会变幻莫测。尤其到了胡鲁斯泰这个地方，它的魔术，让我们目瞪口呆。魔幻与它，许有约定。

胡鲁斯泰，蒙古语：有芦苇的地方。其实，就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湿地。村里人叫它胡鲁斯泰淖尔。淖尔，即湖。早年的家乡，山高林深，是一片天然的生命隆盛之地。人与禽兽，同生于此，岁岁年年，相安无事。人，

亦农亦牧，靠大自然的恩赐生存。禽与兽，不必说，那是它们的天堂。因为它们，是先于人来此地生存的。獐孢野鹿，豺狼野猪，以及山兔獾狐，在这里，都是自由出没的主，因为它们，是原住民。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是数不胜数的飞禽与昆虫。蟒与蛇，常在你偶然的一瞥中出现，吓得你六神无主。听老人们讲，在宁静的月夜，也可闻虎之啸、鹿之鸣。我没有听到过，果真，那一定是山风传送的缘故，因为它们在林林深处，藏得很深。家乡的风，属性虽魔幻，然有慈母情怀。尤其到了胡鲁斯泰，随季节而演变着，慈悲与温情，则是它一贯坚守的品格。

家乡大野一经立春，虽是冰天雪地，所流动的寒气里，便有了丝丝缕缕的温暖气息，那便是春风。而在胡鲁斯泰的冰层下，有什么在开始萌动起来。那一定是新生芦苇小小的、尖尖的角。也在此刻，冰层上的白头芦苇，摇动如旗帜，在风中召唤它的新



归夜（油画）仲清华

胡鲁斯泰的风是魔幻的

查 干

生代。它与冰雪，一站就是一个冬天，为的就是来享受这一刻的庄严与喜悦。春寒料峭说，指的是地面上的寒气，而地底则充满了温暖。于是，一切植物之根，便从僵硬变为柔软。伸伸腰肢，打打哈欠，初示它们生命的活力。而那些冬眼中的昆虫，也开始蠕动起来，似在谛听地面春风之脚步声。此刻，整个胡鲁斯泰，变得安静，犹如孕期之母。冰面上的纹丝，也由细变粗，那是春风操演的结果，在化寒为暖，让水回归水本身。飞禽与走兽的嗅觉，总是先于人捕捉到春的气息。它们接踵来到淖尔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这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信息传递，无疑，是由魔幻的风来完成的。就连村野上空的炊烟，也由灰暗变为青蓝，袅袅娜娜地往天空飞升。到了农历三月，家乡阿拉坦山寺脚下的杏花，就会凌寒盛开，在山野悬起它迎春的横幅，来迎接春姑之莅临。也在此刻，胡鲁斯泰的寒冰，一夜之间化为水漪，将紫紫绕绕的水气，推向高空。童年的芦苇，也趁此钻出水面，接受春风之爱抚，看了让人心生疼爱。如斯，使整个胡鲁斯泰，变为生动慈悲的摇篮，就是由春风来谋划的。

胡鲁斯泰夏天的风，是一坛醇香的老酒。借助阳光之热力，使万物饱满而多姿起来。它野性的醉态，也让人喜欢。所谓野性，就是指所有动植物不管不顾地拔节生长、撒欢飞翔和爬动寻食的自在形态。尤其胡鲁斯泰的芦苇，就是因春风之粗犷，一到夏日，那些墨绿色的枝枝叶叶，便毫不相让地夺空疯长，竟技态势十分撩人。与其相似的，还有红柳与菖蒲。随之而生的还有各样水草，水生花，以及苔藓。夏天的风，在胡鲁斯泰，是格外勤奋的，也柔情万种。柔柔软软地吹着，轻似微波，惟恐吹疼了这些初生生物似的。

这时的候鸟，匆匆自南方飞来，飞落胡鲁斯泰的水面，似游子归乡，振翅撒欢。其中，最吸睛的算是长脖子老等了。它，站在水中一动亦不动，佯作静物模样，等待鱼虾昆虫们接近嘴边，再一口去啄之。猎物，一般很难逃脱。它的捕捉特点，就是耐心。

立冬后的胡鲁斯泰，苇丛萧然，昆虫冬眠，风变得凌厉。它驱使冰雪，来覆盖大地。它的魔性仍然未改，使山川肃穆，让生灵体验生死之考。此刻的胡鲁斯泰很静，静若梦境。唯有芦花，仍然坚持在风中，白得耀眼，白得坚毅。冰面雪白，一如月光。唯有野兽的蹄印，横横竖竖地留在那里，说明生命的存在。村里孤烟，这里那里，直冲灰蓝色的天穹，似一条白色生灵，在舞动。而，胡鲁斯泰上空旋飞的，那一只金雕，像一片吉祥的云，在提醒这寂静的旷野：春，正在路上。